



十武^拾
702
1



信天齋
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信天齋
主人
印

信天齋
702
1-3

信天齋
主人
印

信天齋
主人
印



井觀醫言序

予之從學綾瀨先生也。得友四人。和歌山三毛禎卿。小倉西村士禮。勝山林季梁。其一則為尾臺士超。其齒皆為吾所鴈行。侍惟言志。蓋簪論文。或礪磨道義。或商榷治亂。或品藻山水風月。自以為人世之一樂事矣。今幾十年。其矍鑠存於世者。獨士超一人而已。每一念及疇昔。未嘗不老淚沾臆也。士超攻鴻術。精力絕倫。晝則應招。遐邇歸。必剪燈披誦。概至丙夜。勿論古今醫籍。至百家圖緯之書。凡涉醫事者。無不博綜而窮究矣。世之病

於博涉者無圭臬。是以愈博愈惑。謂之不能使法而爲法。所使譬之用兵之無節制。士超則不然。夙建極長沙氏挈焉以格之。虛實得失毫無遁情。是以益博益精。猶淮陰之用兵。多多益辦。可謂能使法而不爲法使者矣。宜乎篤癘崇疾。應手而起。蔚乎稱時醫宗。名騰大廷。特召見之。蓋師友之榮也。士超隨所讀而評。隨所得而立筆。著書數種。以示應用之機括。開活人之悟門。非特醫疾。又以醫醫。頃者將先刻并觀醫言徵序予。夫士超之學。其所觀極博。所言甚大。尚且并觀自名。

蓋學愈邃。則自處愈卑。此士超之所以爲不可及。豈獨方伎云乎哉。予謏劣怠惰不振。無一長益於世。無一事榮知己。居然以老。今逢此舉。豈得不欣愧交攢也。嗟呼。三士既逝。則序言之役。何可得而辭。顧士超神明不衰。老而益壯。則知平生撰著。次第整治。以啓迪後人。必不止於斯。予雖衰乎。猶將樂而序之。

慶應三年丁卯春正月

昌平學教授芳野世育撰

井觀醫言序

尾臺士超著井觀醫言三卷。殺青既竣。屬予覆校。予乃復於士超曰。昔伯樂言九方臬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技一至於此乎。臬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

耻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
如察形乃依儀氏鞞中昂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
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機而已色
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髻支節分
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不常有而
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驂騮
毋困於鹽車駑騫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
觀哉士起家世業醫垂白弗懈專服膺張長沙方法其
於起死回生之術得于手而應于心如輪扁斲輪庖丁

解牛病情病機精明綦詳固得於驪黃牝牡之外矣是
豈與世之剖折分寸商確硃鎚自曰發千古之秘者可
同日而語也哉而今猶取歷年見聞所得與平生治驗
纒纒辨論以示後人其亦有合於伏波相馬之意耶士
超撰述等身學如淵海而今日井觀者特謙辭爾予與
士超交誼尤深而衰年懶病日加廢文絕學校次之囑
固所不堪况展誦之際無可復容喙乎因書數語聊為
謝復且以誌後之讀此書者

慶應丁卯仲秋後二日栲窓喜多邨直寬識于衛生書

--	--	--	--	--	--	--	--	--	--

井觀整言卷上

尾臺逸士超稿

張仲景之於方也。至矣盡矣。善學仲景之方。而得之於已。則整之能事畢矣。世整動輒言取法方於素靈長沙。旁涉獵諸家。薈萃衆美。屠諸治療。方足以稱良醫。辯則辯矣。其實不能篤信仲景者也。故觀其施治。後人之方。十居八九。其偶用古方。亦以後人之意用之。安能得合仲景之旨乎。是以聽其說則明。視其術則贖。果能信仲景。一部傷寒論。法方具備。何須他籍。學者一意專心。精



究其書。顛沛造次必於此。則神智日開。技術漸圓熟。其於方劑。運用自如。取之於左右。靡不逢其原。如此而後。謂之善學仲景也。嗚呼。宇宙如斯。其大文運如斯。其隆孰能純一奉仲景之道者。益有之矣。吾未之見也。

傷寒雜病論。張仲景手著之後。埋淪散逸。晉王叔和拾集撰次。以傳于世。其功洵偉矣。然其書已非仲景之舊也。其後歷宋齊梁陳隋唐。無一人祖述憲章者。流傳埋晦之間。撰雜移易不少。或改題名。或分為二書。至宋王洙得之官府蠶間中。以校理之。是不特非仲景之舊。又

淋叔和之舊也。治平中。命儒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又校定之。前是閔室中。高繼冲曾編錄上進。事見于林億等序中。晉唐以來。暨風漸變。故龐安時以下。歷代諸注家所解釋。多失張氏之旨。却為學者謬誤。嗚呼。張子著書於二千年之上。今而讀之。固不易言。然夷考之。其難不在二千年之遠。而在于歷世注家為葛藤。若去注疏紛紛之說。直取本文而讀之。是張子昨日著書。而予今日讀之。猶親授面命耳。然後就病者試之。則真偽自可知矣。假使後人以其似者。廁之換之。是非之心。同異

此段議論絕佳也
葛西因是莊子神解
序既已言之而不免
蹈襲之弊惜哉

之辨。不可得而昧也。不朽者文。不暗者心。豈不愉快乎。東涯先生有言。曰通一書。須真中辨疑。在一篇。須偽中認真。至哉言乎。苟着眼不如此。古書不可得而讀。嗚呼。孰能作如是觀者。

張仲景之書。鑿法之正路也。學者由之以適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時與同志。講習而討論之。此之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才有高下。識有大小。試之事實。積以歲月。則心悟神契。必有以超乎今。而達乎古也。而後觀後之鑿書。猶坐堂上。辨堂下之物。由直邪。

正。自分明矣。若基本未立。識見未定。不知鑿方有古今之異。而泛覽唐宋以後之書。不特無益。反為障礙。以戕賊彼人。故初學者。一意精究仲景之書。不趨多岐為要矣。長沙之治法。以辨脈與證為第一義。而隨證尤為要務。是以三陽三陰綱領。脈證并舉者。但太陽少陰二篇而已。其他二陽二陰。則特舉證。而不及脈也。通攷六篇中。脈證待對。以處方者。十之三。直就內外證。處方者。十之七。特就脈處方者。僅僅數條耳。且篇中言脈。間亦有可疑者。注家調停回護為說。未免夢中之夢也。

左傳國語所載和緩之論。僅僅數百言。而不言治法。子
遷之傳扁鵲。亦不過三條。唯魏太子一事。議論療法。卓
絕于千古。若有神而明之者。可以為越人生色矣。倉公
傳治驗。奉詔所手書。非史家所綴輯潤色也。然不獨所
受楊慶之書不傳。其施治之方。亦難依倣。所以後世無
祖述也。范陳二子之傳華佗。亦止案記數十條。而其治
法神奇怪異。難以為規則。獨張仲景一書。議論周悉。法
方簡明。洵鑿經經方之正典。萬世不朽之模範。在吾醫
門。宇宙間第一書也。皇甫謐曰。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

垂妙於定方。

晉書列傳二十一

可謂知言矣。

傷寒論注家。金成無已以下。不啻數十家。然其說皆取
素靈之意而解之。且其議論辨釋。各各不同。果孰是孰
非也。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楊子雲曰。
一闕之市。不堪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堪異說焉。余嘗謂。
善闡明仲景之術者。唯一東洞善發揮仲景之書者。唯
一深齋。亦無瑕類也。而他人竟不能及焉。嗚呼。二子卓
然。繼遺響於千歲之下者。何也。以其終身藏修息游于
茲也。

深齋得與東洞比較
真可謂知言矣

傷寒論自序。前脩或以為偽。或以為真。其所論人人不同。然其說皆無左証。徒論何為。以余觀之。其言實世醫之鍼砭。士庶之規箴。讀者內自省。必有知所耻。而自警者焉。如其真贋。姑舍之可。

聞見多。則才氣日發。識見隨長。學之所以貴博也。然徒務聞見。泛然不知所擇。亦以醉生夢死終焉耳。孔子曰。多聞闕疑。謹行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楊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蓋除疑殆外。皆吾確然不惑者。及發之言行。更加謹慎。所以寡過。尤聖人之

言。萬方皆通。於醫道亦無不然。

今之講傷寒論者。其說精細縝密。間有過於古人者。而大抵不出村井大年。吉益南涯。中西深齋三家之流派。其著余得略寓目。其說或以綱領。總論全篇。或以前章証論後章。或以後章照說前章。或以助字區別。輕重其義。理論辨鑿。斲牛毛分繭絲。洵可謂精密矣。遊其門者。雖乳臭之徒。黃口之子。未治得一病人者。皆口傷寒論。鼓舌張喙。先生為或束手。可不驚乎。然觀其師之所治療。曾不能如其所言。至病者苒苒不愈。或變症發于

今世作寬入西洋之術其考持論如此其子不能奉之此下一途其謂之何人

不測顛倒頓踣不能速出奇策以救之平日之議論反為處措之繫縛貿然與庸醫無異洵可憫笑矣其人或竟降為李朱之流或變入西洋之術廢棄父師之教法不唯弊屣甚哉其不知恥也蓋其人平生所務在口舌銜人而所志在利名為身非有所卓然操持於中故伎倆之劣如彼志操之變亦如此

世之講傷寒論者以競奇銜新為事其說雖各各不同皆莫不言得長沙真髓者不知後來又更有幾新說而出矣夫漢儒註五經去古未遠尚有不免謬誤者而今

全江

從二千年之後解釋其書豈得一一如其所言而不謬乎試使仲景見之必言此非吾意也此吾之所不知也嗚呼仲景不再起耶書燕說安所底止哉

書曰非知之難行之維難孔子曰為之難矣言之得無訛乎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行醫雖小道死生係焉當龜勉磨礪學術合一為期若徒鼓口舌眩俗耳至事業少所發明何用之為子思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何不慥慥爾聖賢慎言行如此其嚴學者豈可不

遵奉哉。

凡欲讀仲景之書。措諸治病者。當視其大意何如。而後就事實以驗之。如此而積歲月。則學術合一。其伎自然圓活。方意方用。必有所意會心得矣。若徒論說文字章句。猶身未至其地。而按檢地圖。以說其肥境高下。焉能得不差。

讀書通大義。開卷略章句。真達者之言也。彼終身矻矻。與書為讎者。焉知此語之妙。陶淵明曰。書不求甚解。嗚呼。不求甚解者。便所以甚解也。

傷寒論為方僅一百十三。其中猶有可疑者。東洞先生就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采方意明晰効驗的切者二百餘方。撰類聚方。以備處療。諸方以類就位。以類之變。其書簡約。急搜卒索。極便。學者晨夕誦習。挈以臨病者。崇患篤疾。吐嗟可辨。世有稱方彙者。集掇漢唐宋明群方。似博而實雜。治法何由得統一。規則何以得立哉。古之為法也簡。隋唐以降之為法也煩。古之為方也約。隋唐以降之為方也雜。雜且煩。其究使學者多岐亡羊。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荀子曰。以一矩萬。文子曰。見

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醫亦然。法方務從簡約。以簡御煩。觸類引伸。一方可以制萬病矣。素問曰。言一而知百。又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畢。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信矣。

凡病症候錯出。則處措易失。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醫之於術也亦然。要在百忙中能審其標本。緩急輕重。以為施設。則雖變幻多端。使其可起者起焉。何難之有。若徒拘拘牝牡黃驪者。未足共權也。此固非言語文字所能悉也。學者思之。

病有新故標本。證有輕重緩急。先治其本。與其重者。治法之常法也。或先治其標。與其輕者。治術之權畧也。措置之方。固非一途。要甄辨表裡邪正寒熱虛實。得病之情機。先後取舍。各適其宜。而醫之能事畢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然儒有定理。而醫無定法。病情萬變。難守一宗。其然豈其然乎。蓋金元以來。醫家各立宗旨。互持一說。議論

方術冰炭相反。故謂醫無定法。難守一宗爾。不知古經方確有定法。有定法。故有變法。變法即自定法出。猶權於經。苟無定法。亦何變法之有。儒有定理。故能制天下無窮之事。醫有定法。故能療變化百端之疾。方伎雖最爾。人命之所關。先生建以充一職。謂之無定法可乎。唯如後世諸家。謂之無法。亦不為誣也。

醫之為術。事關死生。所係不輕。故苟使蒙昧拙劣之徒。執斯技。其有害於人命。非淺少也。是古昔聖王。所以建醫職。置醫師。以令掌其政也。今之為醫者。率機利之徒。

狡獪之輩。學無師授。淵源故觀其所為。曾不精究醫經。經方之理蘊。僅不過謂某藥治其病。某方宜某証。此輩寧可以寄生命。委死生乎。至其甚。有醫藥二字。猶不知其義者。而但修飾邊幅。傲然自高。逆施妄投。土芥人命。豈非可悲可惡之尤乎。是無它。醫學不設教導。不明之所致也。故欲使天下之為醫者。精其術。無如通邑大都。各建醫學。教授誘導。以成就其業焉。按大學衍義補曰。周禮醫師。即今大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醫之說見於經典。始於尚書。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之一語。蓋藥所以攻病。故醫師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藥。以毒為先。而瘍醫所療。五毒之攻。亦在五穀之養之前。其意可見矣。夫治病用藥。而用其毒。如人之馭惡人控猛獸。非善於駕馭制伏者。往往反受其害。苟非有傳授之素。講貫之功。一旦而付之斯人。死生之命。不至於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而天關人生也者。幾希。今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療者。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名。蓋欲聚其人。以敦學。既成功而試

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為國醫。其嘉惠天下臣民也至矣。臣願究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伎。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以專其業。替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天關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卷五正百官論今江戶有醫學。以教課官醫子弟。而不能廣及天下。諸侯亦有設醫校者。而其講習之盛。余未聞焉。洵可惜也。

方伎之為職固不足以稱濟世利物。雖然斷絕名利爭競之念。不以他善飾其身。惟伎術之修。懇懇惻惻。以拯疾苦解危厄為念。其事業述作為人模範。則庶乎可以裨益當時。不朽永世矣。謝在杭曰。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子雲之大玄。大冲之三都。義獻之書法。李杜之聲律。縱有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柝鞞線。

無一條長。單盡一生。身名俱散。悲夫。此言先獲乎我心矣。

醫猶將也。藥猶兵也。以藥攻疾。猶以兵討賊。賊之動靜。有不易逆量者。病之情機轉變。亦復如此。葉香岩曰。蓋有兼証有變証。有轉証。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宜以人試藥也。斯言誠然。凡執方蒞病。如文與可臨縑寫意。有何滯礙。有何失誤。但乏其人。是所以長太息也。我恐香岩亦未做得。凡崇患篤疾難治者。診察之際。尤宜體認其病情。不得

其病情徒隨見症則有雖方證的對而不得其治者。蓋病症易觀。病情難悉。須反覆叮嚀。求之確當。而後處藥。若診按不透。執泥見症。或妄以臆測。理推為治療。不特病不治。反為巨害。

諸病有不可不速治者。有不可不緩治者。診察之際。宜細心斷定。以說示病家。下手一差。則為害非少。

病人飲食無味。日漸減落。精神衰弱。面色不揚者。雖病勢緩。多至不起。須著意治療。閔子子曰。人之將病也。必不甘魚肉之味。况已病者乎。大倉公曰。安穀則過期。不

安穀則不及期。期言信矣。

先考嘗誡余曰。凡診病人。勿為貴賤生畏慢之心。勿以老少為精粗之診。但可洞見病症。精悉病情。為要矣。我之所職。在治疾病。苟生精粗畏慢之心。則安能得洞悉幾微。而以明其情狀乎。故至對病人。不覩貴賤老幼。當一併起敬。細心診察。如此猶把明鏡照妍媸。雖疾病變化不可端倪。豈得遁我方寸乎。余雖不敏。奉家訓以莅病者。已五十年。其言殆如著龜。為余子弟者。所宜遵奉也。

張景岳曰。治病用藥。本貴精專。尤宜勇敢。凡久遠之病。則當要其始終。治從乎緩。此宜然也。若新暴之病。虛實既得其真。即當以峻劑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逼道畏縮。養成深固之勢。則死生係之。其誰罪也。景岳斯言甚好。大抵謹慎者。常主乎持重。其蔽多失于姑息。勇敢者。專務乎果斷。其弊或失于麤暴。夫疾病萬狀。變化無窮。自非能明標本。緩急。虛實。漸暴。以制其機。合其宜。病不可得而治也。醫不可不小心。亦不可不放膽。而放膽發之於小心。則庶矣。

凡至大病重患。則病家必延衆醫。臣子親戚。屬聚商議。而後用藥。此雖勢出不得已。大有害病者。何也。蓋醫有上下。有巧拙。人之智有及焉。有不及焉。故甲之所議。乙或不信之。此之所視。彼或有所不達。是以面是腹疑。陰爲掣肘之言。病家且昏迷。死生無所主持。是以今日服甲藥。明日服乙藥。欲生之。而反致死。所謂欲救經而引之足也。富貴之家。此弊尤甚。雜沓紛呶。而至人事之實。反不能盡之。豈不遺憾乎。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子之言。豈不信乎。

凡疾病有主客難辨者。有証情甚明而藥劑一切無效者。逢諸如此者。宜延良工與議方藥。或讓他醫以視其治療之手段。如此則我之伎術自進而免獲貳斷誤治之毀矣。

久病長病。其人動氣脈數急者。短氣不足以息者。小鼻煽動者。體氣生屍臭者。皆凶候也。死期不遠。

張藏曰。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陳無擇敷衍其說曰。方即義方。法即法令。外病用法令。猶奸邪外擾。非刑不除。內病用義方。猶父子兄弟不足以禮格之而已。

附會亦甚。故王海藏辨之曰。治雜病亦有法。療傷寒亦有方。方即法也。法即方也。豈有異乎。此說得矣。夫法者。脈證是已。方者。藥劑是已。法者所以處方也。方者所以行法也。無法則方不空行。無方則法為徒法。傷寒以至雜病。不法方并行。而能得其治者。未之有也。法方之用。豈可殊其途乎。

李挺曰。新病去邪。大劑猛治。稍久去邪。養正寬猛兼治。久病藥必平治。寬治緩治。醫學入門此論儘好。但雖久病。亦有可寬猛并行者。不可拘泥。

羅景綸曰。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哉。故曰。需者事之賊也。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余謂是皆識也。有識者。能洞見幾微。又能逆量事後成敗。故舉厝不愆也。如吾方技巧拙。亦以有識無識判焉。觀秦越人療魏太子。其裁決施設。間不容髮。所謂目無全牛者。豈特術之巧妙而已哉。

汪璠傷寒辨注曰。大約治傷寒之法。表症急者。即宜汗。裏証急者。即宜下。不可拘拘於先汗而後下也。汗下得

宜。治不為逆。可謂卓見矣。醫而不達於此。不免為擔板漢。然非邃醫理者。不能無惑也。

傷寒之治否。在最初發汗一著。發汗愆期。則種種證狀。繇此作焉。是人之所知也。唯病者或延忍。或湯沐。其乞治。大抵在邪氣浸潤之後。是以縱令發汗。遂進至大患爾。此際宜撰用麻黃湯。葛根湯。大青龍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等。適宜發汗。後審其動靜。以處方劑為要。

凡用發汗方。審諦太陽少陰病形。視邪勢之輕重緩急。

以定主方。而斟酌用藥多少。過固不可也。不及亦不可也。邪氣解否。進退全在於茲。不容分寸失度。若漫然用藥。或一切委病家。則致誤不少。

傷寒五六日已後。審腹症脈狀古胎。二便多少。色臭等。以投下藥為要。若診候不瑩。遲疑顧慮。差失機會。則有風馬不及。轉瞬誤治者。

資質薄弱人。或老人。或病後精力未復。而罹傷寒。則有暫時僊衰至危殆者。若遇是等。驅邪宜神速。若臆度其虛羸。徒用緩劑。以送日。則病邪橫鶩。精氣忽折。死亡隨

之。治療之際。切勿左支右吾。以誤時機。

傷寒潮熱妄語。神識昏昏。而有時微笑者。凶候也。不可耽誤。

傷寒壞証。有熱氣伏匿。口舌糜爛。或覃及咽喉者。多兼

下利。身體痛等。似所謂陰毒者。此証間亦有譫語厥冷

者。可撰用黃連解毒湯。黃連解毒湯。東洞先生去黃蘗加大黃。余從之。桃仁承

氣湯等。然得治者甚希。

傷寒論曰。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小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按此症其痞多在左脇下。所謂疝也。傷

寒方六七日。熱氣熾盛之時。有卒然發動。攣引劇痛而死者。有痛牽連全腹。厥冷煩躁。畢无疼痛。諸治無驗而斃者。此症附子消黃。皆非所宜。唯多服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等。為佳。

傷寒有宿疾為妨者。如諸疝癥癰癥。痰飲。及婦人諸病。是也。處方但逐邪氣為急。邪氣去。則劫從宿疾自退。假使不速退。亦可併治也。

傷寒過十二三日。則向愈。是其常也。間有過十五六日。二十餘日。而邪氣尚纏繞不去者。如此者。皆以汗下失

期也。宜審其症以療之。若至在再不愈。過三十日者。雖無甚苦痛。決不可忽。諸間有生意外之變者。

腹中有瘀毒閉滯。或疝癥癰癥人。當傷寒熱氣熾盛之際。多服三承氣湯輩。則宿疾俱除者。往往有之。若難連用下藥者。可間服小柴胡湯。柴胡清燥湯。柴胡養榮湯等。是舊病新病併治之法也。

傷寒壞症。有體身強直如偶人。牙關緊急。直視搖擗。謔語昏迷。腹中堅滿。或下利。或不利者。又有前症。腹不堅滿。大便下利者。諸如此症。皆以汗下失機會。遂至于此。

耳。其脈多沈實。或沈細。舌上燥黑。或折裂。或芒刺。鼻孔
煤黑等。此裏實劇症也。不論腹堅滿與否。大便利不利。
當以大承氣湯下之。下後身體尚強直。舌胎尚不退者。
可更下之。凡症狀錯雜者。處方易失乎過慮。唯是邪氣
之為變者。不眩于其變。早投去邪氣。斯為得也。

傷寒有身無寒。熱昏迷不知人事。形如醉人。口燥不渴。
小便赤澀。舌胎焦黑。脈虛散者。此為邪氣壅留。正氣衰
脫之症也。此症亦多在失治後。素虛人亦間見此症。二
者處措甚難。投調胃承氣湯。下熱便臭穢。神識復正。舌

胎消却欲飲食者。或可治。

傷寒三五日間發斑。其色淡紅。身體疼痛者。宜桂枝二
越脾一湯。汗下後發斑。身熱嘔渴者。宜竹葉石膏湯。俱
兼用黃連解毒湯。大熱譫語煩躁者。可用白虎加黃連
湯。又有斑紫黑者。多不治。古人謂赤斑五死。黑斑
十死。一生者。殆非虛語。

吳有可謂傷寒瘟疫其源不同者。由以傷寒例。誤為仲
景之言。是其說之所昉也。原病論曰。溫疫之邪。直從口
鼻入。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之內。

其言恰如手捉其邪。而目親視之。豈非妄論之甚乎。又曰。始則凜凜惡寒。既而發熱。非如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何其言之踈。仲景氏傷寒論開卷第一明示曰。太陽之為病。脈浮頭強項痛而惡寒。又曰。大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可見其初起不問熱之有無。而惡寒之必有也。如傷寒溫疫一病二名之義。前脩已有定論。又近者浪華秋吉雲菴著溫疫論私評。反覆辯之。箇庭多紀先生亦謂吳氏肆然樹旗幟。開後人歧誤之端。真然。

秋吉雲菴曰。吳有可之論多溢辭。今讀其書實然。吳有可之執方。白虎三承氣。其運用頗為得。但分量煮法。以私意為增減。則妄矣。無論達原三消。其它方劑一切皆不可用。唯柴胡清燥湯。柴胡養榮湯二方。或尚可。以補苴罅漏。

從來醫家多無踐履之實。務逞議論。其所論說。理推臆斷。騰之於口。著之于書。其論雖巧。措之治術。則差矣。獨如張戴人。儒門事親中三法六門。吳有可溫疫論。其說雖有駁駁。皆嘔肝瀝腸之所得。故施之事實。而無不有。

徵不可與鼓鼙舞之文徒同日而論也。載人之說，余已采入于橘黃醫談中。今為學者摘錄溫疫論數條。吳有可曰：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疴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氣去，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者，終身不悟。嗚呼！行斯術者，與信斯說者，可不深思乎。又曰：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則脉必洪數，氣高身

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自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沈醉而神思終不亂者；有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惡寒而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呼欠及噓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疼者；態度百出。總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小飲之別，考其情狀，各自不同。至於醉酒，則一也。及醒，諸態如失。凡人受疫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衆人之常也。及言其

變則各自不同。或純純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但潮熱。餘時稍緩者。或嘔或吐。或咽喉乾燥。或痰涎湧甚者。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或自汗。或盜汗。或發斑。有從內傳者。或胸膈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癢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傍流。有黃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者。有發黃發疹。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齒衄血。有

發頤疔瘡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者。有漸消者。有無故善及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論惡証。口禁不能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直視圓眸。目瞑上視。口張聲啞。舌強舌短。遺尿遺糞。項強發瘕。手足俱瘕。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等證。種種不同。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其證候。各自不同。至受邪則一也。及邪盡。諸證如失。所謂知其一萬事畢。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又曰凡人胃氣強盛可飢可飽若久病之後胃氣薄弱
最難調理蓋胃體如竈胃氣如火穀食如薪合水穀精
微升散為血脈者如焰其糟粕下轉為糞者如燼是以
竈大則薪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雖薪後續而火亦
燃若些小鐺釜只宜薪數莖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絕
矣死灰而求復燃不亦難乎若夫大病之後客邪新去
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當接續多與早與遲與皆非所
宜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軟飯循序漸進先後

勿失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絕以備不時之用思
穀即與稍緩則胃飢如灼再緩則胃氣傷又不思食矣
既不思食若照前與之雖食而弗化弗化則傷而又傷
若幸不為食復者當如初進法若更多與及食粘硬之
物胃氣壅甚必脹滿難支氣絕穀存乃至反覆顛倒形
神俱脫而死矣以上三條議論雖不悉純粹於處療將
息之方頗有益於學者故錄以便初學

金澤丹後第常二郎患疫延醫調治不愈邪熱益進至
第七日請予治診之大熱大渴眼中如火腹滿便秘煩

躁謔語脉洪數晝夜不少眠乃與白虎湯加黃連五貼
至夜以調胃承氣湯下之三行至翌日病勢益劇裸體
狂走門外家人錯愕來請至則縛其四肢不得起立轉
倒號叫聲動四隣於是作大承氣湯連進下熱臭穢物
七八行困憊如死狀旁人驚駭狼狽不止予制之曰勿
驚明日必見佳候此夜熱大減困頓就眠至曉求冷水
盡三碗少焉又請食啜稀粥碗精神頓爽如夢覺舉家
大悅乃轉大柴胡湯大便日二三行飲食漸加諸症隨
退月餘全復故斯人嘗患癰瘡餘毒纏繞每時令變更

苦患錯起自是宿毒一掃終為壯丈夫矣張長沙法方
之神可仰可貴如此

吉田敬藏婦患傷寒過七八日始診之其証脇腹微滿
心下堅舌胎微黑口燥咽乾身熱如蒸心胸煩悶一身
悉重難自轉側脈滑而數先投小承氣湯下利日三四
行腹滿諸症少退因轉大柴胡湯間服柴胡清燥湯前
後月餘諸症全愈

阿州寺井牧太郎祇役于江戸患疫延醫不愈日迫危
篤來乞余治診之一身有熱脈弦數面部四支微腫脇

腹攣痛。溏瀉日七八行。至十餘行。舌上黑。胎燥裂。唇齟。鼻孔亦焦黑。心下痞堅。小便不利。腹中有水氣。渴欲飲水。食僅啜糜粥少許。晝夜不得眠。余曰。此汗下俱失機。邪氣沉滯。精氣衰脫之候。故其症錯雜如此。恐難救已。僕從歸命乞藥。因作四逆散人參湯。合方與之。三日夜。服十八貼。小便利。腫減半。此夜八鼓來請曰。今夕下利。又三四所。下皆黑血也。幸來診。余使次子深造持黃連解毒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二方。畫示措置。往診之。至則復下黑血。四肢微冷。氣息奄奄。額上生冷汗。脈沉

行

微而數。胸中煩悶。悸動甚。旁人曰。危困如此。然死命也。不忍坐視。願投方劑。乃與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一貼。更作二貼而歸。明早余往診之。胸悸煩悶稍穩。脈變芤數。舌黑半剝落。渴減而四肢溫。大便猶交血。乃又與前方。至明日下利大減。因用吳氏柴胡養榮湯五六日。利下止而小便快利。腫氣盡去。食量少加。其後不大便五六日。心下及左脇下痞。腹中拘攣。與胸脇牽引而痛。與大柴胡湯六七日。大便日二三行。胸脇腹中隨和。邪氣全去。飲食覺味。但以表裡俱虛。自汗盜汗。腰脚痿弱。

不能坐起。用黃耆建中湯二十餘日。飲食大進。其間大便祕。則以承氣丸。適宜取通。服藥五六十日。全然復故。此人死中得生。殆天命之有數也。

信濃高山川總右衛門李冬。得風發熱惡寒。脈浮數。一醫大發其汗。津液越出。神思恍惚。胸中悸。不得少眠。兩耳聾閉。脈浮弱。四肢疼。胃中乾燥。欲飲水。舌上微黃。余與柴胡清燥湯。時以大柴胡湯通大便。凡如此者二十餘日。復故。時年五十餘歲也。

宇治里直吉。患時疫。脈數急。發熱惡寒。頭疼身痛。口燥

不能眠。先以大青龍湯。溫覆大發汗。發汗不解。身熱如火。胸膈煩悶。不得眠。時時錯語。唇口乾燥。渴飲不已。大便鞅。舌上黃。脈洪數。因與白虎湯。兼用黃連解毒湯。服四五日。熱減渴止。於是停白虎湯。特用黃連解毒湯。大便日得利。舌黃去。諸症隨退。轉柴胡清燥湯。將息十餘日。復故。

山中米藏婦。年四十餘。發熱惡寒。骨節疼痛。不欲飲食。屬治一醫。既病勢遽進。來乞診。胸膈滿。咳嗽吐涎沫。自汗煩渴。心下結實。按之為痛。晝夜純熱。脈數實。舌上黑

胎大便不通。謔語不省人事。余與大承氣湯。二便日快。利諸症大退。但咳嗽煩悶而渴。因與竹葉石膏湯。一日腹痛吐苦酸水。即用鵝鴟菜湯。二三日。下虵數條。腹痛吐水俱止。再與竹葉石膏湯。兼用承氣丸。歷二旬許全愈。

近江屋佐平次女。年十六。發熱惡寒。無汗身疼痛。醫治無効。延及八九日。其親戚來請診。診之不大便已七八日。胸脇煩滿。心下痞堅。腹中拘急。身熱不近衣被。脈洪舌黑。余投大柴胡加芒硝湯。日服五六貼。大便日三五行。

數日後。苦小腹急結。因轉桃核承氣湯。急結和解。復轉大柴胡湯。寒熱已退。但心下結硬。喜唾。夜則嘔而腹中攣痛。因與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兼用黃鐘丸。通計四十餘日全愈。

豐倉屋芳兵衛男熊太郎。患疫。醫療無驗。延及二十餘日。一家危懼。來乞治。診之。午後潮熱。大便澹。心下實滿。口燥咽乾。舌上黑胎。唇齟。鼻孔皆焦黑。謔語不止。撮空摸床。反覆顛倒。晝夜不眠。脈遲緊。數日不食。面身羸瘦。余謂其父母曰。篤劇如此。生不可幾。父母悔恨。乞藥不

舍乃與大承氣湯。曰是實僥倖萬一爾。服後下臭穢日三四行。數日後諸症稍退。然飲食不進。削瘦日甚。虛煩憤憤。手足四展。按心下虛軟無物。因與梔子豉湯。虛煩去。漸知人事。日食稀粥二三次。稍引眠。而身熱未除。胸滿咳唾。舌胎白色。肌膚枯燥。於是用小柴胡加麥門冬湯十餘日。諸症略退。心氣稍慧。始坐床上。披畫本以為娛。父母大喜。如新得一子。時不大便二三日。家人以為佳候。不復告余。四五日後。食入即吐。尋吐苦酸水。面色變青黑。心胸痞滿。心下結鞭。小便不利。煩而不眠。因與

大黃甘草湯二貼。大便快利。乃轉茯苓飲。服十餘貼。小便快利。諸症漸去。雖然精神太衰。腰脚痿弱。而左乳下及橫骨上與股胛間。俱發腫瘍。凝軛疼痛。漸漸隆起。於是轉芪歸建中湯旬許。時屬仲冬。凄冷殊甚。病者感之下利日三四行。瘦瘠益甚。精神昏瞶。尚用前方數日。橫骨上成膿。因鍼去膿汁。貼破敵膏。越五日。奄然而死。吁嗟此子邪熱已解矣。苟消息得方。可期挽回。奈精神未復。繼以腫瘍感冒。至遂棄之。年豈非命乎。

廡下森氏患傷寒。發汗失期。脈浮大。胸中滿而煩。面熱。

目赤如醉狀耳聾口燥咽乾渴飲無度舌胎黃黑心下
堅一身強重不能轉側下利晝夜七八行氣力日衰如
此者已八九日余用小柴胡加石膏湯兼服調胃承氣
湯服數日下利諸症漸退嗜卧欲食遍身發赤斑不痒
不痛咳而短氣小便不利寢則汗出耳中啾啾即轉小
柴胡合茯苓杏仁甘草湯赤斑寢汗諸症已去而咳嗽
吐涎沫咽乾而渴與麥門冬湯月餘告瘳

伊勢屋健藏患疫過八九日病勢彌甚診之身熱如燬
胸滿短氣心煩自汗一身悉重難以轉側渴欲飲水舌

上黃胎脈滑數大便鞭乃與大劑白虎湯兼用消塊丸
大便日利燥渴隨止熱雖少減却復往來作輟因轉大
柴胡湯大便日快利寒熱諸症隨退舌黃如失然精氣
衰弱夜間身熱不得快寐轉柴胡清燥湯月餘全愈
阿州藩某患疫更醫兩人而不效病勢益甚已過二旬
請診身熱煩渴手足微厥口舌糜爛謔言遺尿不大便
六七日蓋汗下失機遂至于此也余與大承氣湯燥屎
臭穢黑血併下者數行腹中凝結大和尚用前方大便
下血又三四行色皆紫黑脈沉微厥冷更加而身熱不

減煩悶而渴下血尚不止因與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經四五日下血煩悶全止渴亦稍減小食糜粥手足漸
溫然困憊之極加以熱甚不能睡眠轉與柴胡養榮湯
漸次熱退經二月餘復故

大坂屋總石衛門仲冬得邪惡寒苦腰痛一醫為疝瘵
之過二三日咳嗽甚更延一醫醫曰是肺癰也與之藥
咳嗽少止而謔語妄語家人大驚乞治余往診之不大
便已數日舌上微黑口燥而渴心下堅實心神恍惚狀
如醉人脈反沈微如有如無手足微厥余謂家人曰熱

結內實而脈與手足如此者是前醫誤鑿汗下失期之
所致也若再誤治不可復救能用余言乎否家人敬諾
乞方乃作調胃承氣湯指示服度而歸前醫復來好言
沮之病家疑懼不服余方次日診之則胎乾黑如松皮
潮熱譫語而脈與厥如前余審說利害更用大承氣湯
臭便數行其間與柴胡清燥湯掎角擊之二便快利脈
漸旺厥漸回用之三四日精神稍爽諸症隨退唯心胸
尚鬱塞兩耳啾啾如聞蟲聲因轉大柴胡湯前後三旬
餘復常

葛籠屋熊太郎患傷寒。初脈浮數。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胸滿下利而渴。一醫療之。而病勢日劇。困憊日加。舉家危懼。轉他醫。又不見效。請余診之。卧床已經九日。其脈洪大而數。胸脇煩滿。心下結實。身熱如蒸。煩渴貪飲。日晡潮熱。謔語面垢。舌上乾黑。下利日數行。先以大承氣湯挫其鋒。臭穢數行。後小柴胡湯合白虎湯。服三日。下利止。而大便下血兩三行。色紫黑。其父告急。診之。脈微瀦。四肢微冷。心中煩悸。微熱少氣。舌胎依然。精氣大衰。余曰。是本發汗失期。邪氣內鬱。內熱燻

灼發煩躁。下利諸証者。法當盪滌腸胃。逐除鬱熱。而醫反欲薑附止熱瀉。所以血焦為紫黑也。今血下。不可以為凶候。不下。亦不可以為吉症。要得敗血盡而自止。唯恐大命先之耳。乃投黃連解毒加甘草湯。翌日復下血。其翌日亦下血。通計四行。色皆紫黑。而四肢厥冷。額上冷汗。死生殆繫于一綫。而微熱依然。仍用前方。脈漸復。然心胸煩寃而悸。精神昏瞶。不寐不食。夜間潮熱獨語。小便不利。舉體骨立。腹皮殆與脊接。不大便已四日。乃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以輕輕取利。大便日一二行。黑

且臭強與葛粉汁以養之如此者一月許腹力稍生而黑胎潮熱諸症尚不已因投小柴胡加芒硝湯服五六日舌上乾黑去少辨食味爾後諸症漸去服前方凡二旬許神氣猶昏瞶然身無寒熱嗜卧欲飲食頭稍得舉唯困憊羸弱盜汗出腹拘攣不能少起坐轉著歸建中湯兼用消塊丸服數十日二便通利腹中鬆軟身面少生肉一日自緣柱而立舉家大說然精神尚亡羊狀如健忘耳中蟬鳴胸滿而煩悸即轉小柴胡湯加黃連仍兼用消塊丸至季冬全已通計五閱月如斯人可謂死

中得生者

某候之室患傷寒侍醫議進藥而疾日加重余應召診之其症寒熱往來嘔渴俱甚腹中拘急兩便不利晝夜不得眠脈弦數余處大柴胡湯侍醫皆有難色余曰病熱如此若緩緩謀治邪熱馳騖惡症蜂起則噬臍不及諸醫強從余言乃進大柴胡湯日六服二三日之後嘔渴雖少減他症依然一日大熱如燬一身覺癢忽然發黃色於是轉茵陳蒿湯二便快利熱勢漸退黃色消却諸症隨愈調養數十日前後二閱月愈

阿州藩山田直右衛門發熱惡寒身體疼頭痛如裂脈數余以桂枝麻黃各半湯發汗惡寒身痛去而忽然發吃逆晝夜不止家人皆懼其死余喻之曰死生在病之輕重而不在吃逆余療傷寒吃逆証多矣雖及九日十日者尚有得治者家人少解顏以其嘔而心下痞鞭腹中痛與小柴胡湯服二三日腹痛止而吃逆不止因轉黃連湯又轉竹葉石膏湯經十一二日吃逆尚不止大便亦不通於是用調胃承氣湯下臭穢日兩三行吃逆依然煩躁不得眠家人親戚愈益不安余亦甚窮然尚

用前方至第十四日吃逆始止自是熱氣漸退飲食亦少進服小柴胡湯二月許而全愈傷寒吃逆垂半月之久而得治者從所未遭

一老夫患疫經十數日請治診之脈沉遲有力肌體無熱四肢微厥面色青悴目中昏昏心氣恍惚謔語不眠不大便八九日腹底硬而磊砢舌上黑胎燥裂煩渴呼水不已余診了飲之新汲水一大碗謂旁人曰是裏氣壅閉邪熱蟄伏之証不可不速下乃與大承氣湯三貼指示服度而歸日暮再往則一身大熱脈洪數肌膚滋

潤精神稍復。旁人云：病者頻乞水，連飲四碗，飲畢熱氣翕然升發，大汗淋漓，繼燥屎八九枚，和臭穢下。余以為熱結雖潰敗，臭穢未盡，復與前方芎藭，又診之夜間前後溲數行，色臭逐次減，熱勢舌胎減半，不復煩渴。從是諸症日退，飲啖隨進，經十餘日平復。病者曰：初飲水一椀，心胸頓覺爽然，又飲一椀，腹中冷透，快不可言。更飲一椀，四體爽然，猶炎日當涼深林。又飲一椀，冷徹頭腦。於是舉體蒸蒸，汗出，精神慧然，疾苦如失。余四十年來所療如此者，十數人矣。焦氏筆乘載。成化二十一年新

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卧床數日矣。余自學未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見之。見數人以綿被覆其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眾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盃，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昂雖赤而氣不升，注

之以水則氣自來矣。用水灸切醫者不可不知此機矣。瘡疾山村僻鄉特多。都會之地至稀。古人論因論治。紛瑣煩雜。彼此矛盾。全無把握。反為初學之謬。迷治法。唯驅邪熱為主。如腹中有癥塊。或結實者。腹症不治。則瘡必不愈。雖愈不日必復發。若外能逐其邪。內能除其毒。則不特瘡治。併從前宿疾滯患。盡蠲。此一施而兩得也。如截藥不濫用為佳。

瘡之初起。有與傷寒疑似者。須先以桂麻葛根等藥。汗有次日無寒熱。更至翌日始見瘡症者。有日日寒熱。

而渴至四五日。或七八日。始見瘡症者。主方可撰用柴胡桂枝湯。小柴胡去半夏加括蕒根湯。柴胡白虎合方等。若其熱如燬。煩渴。一身疼痛。汗出者。白虎加桂枝湯。心下痞。鞭食不進者。白虎加人參湯。寒熱俱甚。嘔而腹中拘攣。大便難者。小柴胡湯。間日用大柴胡湯。則愈。若過二三十日。寒熱已衰。而仍不愈。精力漸微。加動悸。寢汗。唇口乾燥等者。宜柴胡桂枝乾薑湯。臥寐不安。大便難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腹中有塊者。兼用消石大圓。三味。麩虫丸等。則塊物消除。諸症就愈。唯老人虛弱人。

經久不愈。食飲不進。則漸漸羸憊。或發微腫而死。且鄭重措置。

瘡之將發。心先神氣鬱閉。欠伸而惡寒。寒極而發熱。如灼身痛煩躁。大渴汗出淋漓。而熱退則前症如失。有寒多者。有熱多者。有寒熱均等者。輕者一二時。重者半日。或四五時。此為瘡之常態。發發_下發_上。晏發夜發。不必拘也。腹中無他異。而在苒不愈者。乘其發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越脾一湯等。劫奪發汗即愈。蜀漆散取吐亦佳。後須將息調養。

瘡疾用截藥。輕者五七發。重者十發以上為期。雖然邪勢未衰者。強與截藥。甚不可。假饒截得。不日復發。否則氣體不爽。在苒延日。反成禍害。皆以邪氣未盡去也。瘡疾經久。有成勞瘵狀者。有發浮腫者。此皆不早治療。或處方錯誤之所致也。此症多在虛人老人。又有及半年一年尚不差者。或至不起。須審脈症。撰用柴胡桂枝乾薑湯。牡蠣湯。真武湯等。

痢疾亦通邑大都甚少。至草野山村。患者年年相尋。方疫痢流行。則沿門闔戶。聯牀伏枕。醫療不給。死者載塗。

洵可憫也。初起用葛根湯取汗以發散外邪。其人腹中拘急腰痛裏急大便或交血者桂枝加芍藥大黃湯腹痛甚下利身熱日進者黃芩加大黃湯熱勢裏急更甚嘔吐下利晝夜數十行者大柴胡加芒消湯病勢更甚腹滿劇痛煩渴舌上見黃黑胎或圻裂下利無度下膿血腐臭或如魚腦肛痛下迫者宜撰用桃核承氣湯大承氣湯以速驅邪熱殺惡毒。

痢疾之輕重安危以熱之微甚脈之緩急體之強弱為之率而噤口痢一症尤為險患須乘其初起用調胃承

氣湯大承氣湯以蕩滌腸胃逐除邪熱而小半夏湯為之先導若猶豫失機疑殆後時則至飲食藥汁一切不入不可如何故以速決斷處治為至要。

禁口痢後世云中焦受濕熱塞胃口而成或云服利劑藥毒犯胃而成者皆臆說也。

痢疾脈微細者手足寒者下純血或如魚腦髓者皆凶候也。

痢疾大勢已衰行數漸減糞中猶交膿血穢物肛門腫痛或脫肛者宜撰用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黃連阿膠

湯大柴胡加甘草湯。四逆散等。熱已解而微利不止。腹中無梗塞。小便不利。心下痞鞭。而食不進者。宜人參湯。半夏瀉心湯類。前症四肢微冷。或微腫。時時腹痛。或乾嘔。脈沈弱者。宜真武湯。附子湯。人參湯。加附子等。若熱氣已退。腹中已無沮滯。而腹痛不止。尚便膿血者。及稱滑脫者。宜桃華湯。赤石脂禹餘糧湯。合方。

痢疾吐清水。或涎沫。或乾嘔惡心。或惡食臭藥氣者。多。虵蟲為崇。診得其狀。則可以烏梅丸。鶴虱丸。鵝鴒菜湯。小半夏湯。合方等。制伏逐下。嘔氣立止。若嘔不止。入藥。

即吐者。可以伏龍肝煮藥。有奇効。又久利腹痛。不能服藥。飲食不進。精神困憊者。烏梅圓有効。

老人虛弱人患痢疾。有不日至委頓者。假使藥有小驗。荏苒經日。飲食漸減。精力隨脫。則多發浮腫而死。須用心精細治療。速去病邪為要。

泄瀉久久不止者。為難治。其証多乾嘔。或噫氣食臭。或腹中。或心胸微痛。或咽喉涸燥。或兩脚微腫。或心下痞鞭。腹中雷鳴。食不進。至稱五更瀉。鷄鳴瀉者。更為難治。宜審其症情。撰用生薑瀉心湯。附子粳米湯。人參湯。加。

附子茯苓四逆湯真武湯若脈數而有宿滯下利後重者宜瀉心湯調胃承氣湯大承氣湯後重止則可速轉方且節慎食物禁飲物為要

中風素問分為四症曰偏枯曰風痲曰風謔曰痺偏枯半身不遂也風痲四肢不收也風謔奄忽不知人也痺麻痺無定處也然元是一病強立名色鑿矣至如醫學癸明以口眼喎斜為風中血脈以四肢關節廢為風中六腑以九竅閉滯舌強失音為風中五臟妄論殊甚古人論中風概以風為之因者過矣是病多屬血脈流

傳非盡關風也且瘀血濁液又為之禍胎大抵人至四十以外則血液漸成淤濁粘稠以壅滯肌肉筋絡或腹裏漸生癥結故其人初多患肢體麻痺筋攣掣痛等之症一旦雖如愈宿毒不全除則至五六十歲血氣漸衰之時一有所觸犯鼓動則遽發此症或一身或隻身血氣不能運行以為不遂喎僻是其結胎已久故緩症猶難治至急症則多死若年齒未甚老血氣未甚衰者精神如常者處療得當消息不怠則間有得治者然藥餌不勉攝養怠慢則必再發幸而不死終不免為廢人

耽婪酒色者。抖擻精神者。有癩毒者。有疔瘡者。多發此症。又有從癩症轉者。其人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為多。

中風症。年齒五十前後。其人天性壯強者。與無微毒者。初起審証施治。十尚可治。五六重症及稟性薄弱者。或年齒已踰六十者。或已經歲月。精神恍惚。言語蹇澁。口流涎沫者。或健忘如癡呆者。率屬不治。

中風症。有每對人或笑或泣者。又有絕無意識如木偶者。其或笑或泣者。及覺筋骨疼痛者。雖精神恍惚。尚少

有情思。故治療可望微効。至頑然如泥塑者。百治無効。卒中風昏倒。痰涎沸湧。不省人事者。先與稀涎散吐之。若牙關緊閉者。皂莢末吹入鼻中。其嚏者吐者必蘓。若不蘓者。再用之必蘓。然後隨症處方。若心下堅韌。腹脹喘急者。為惡候也。當用白散走馬湯。或大陷胸湯。以折其勢。而後措置從宜。然有吐下後。諸症依然不退。刺絡灸藥一切無効而斃者。大凡眼閉者。口閉者。手足不開者。無痰涎者。脈浮或遲者可治。吐沫直視。眼合口閉。手足四展。遺尿喉鋸。脫汗綴珠。脈數大者。多不治。

正銘菴某年五十八。一日卒倒。不省人事。一醫投藥。得
醒悟。然口眼喎僻。語言糝糊。半身不遂。余診之。痰涎沸
湧。咽喉不利。心下痞堅。而腹鞭滿。口舌乾燥。脈數。大家
人曰。平素酒食過度。而大便秘澀。常苦肩背強急。余謂
病者曰。中風固大患。然服藥攝養。一依余之言。或可希
萬一。何如。病者首肯。乃作大承氣湯。指示服度。而歸。次
日往診之。家人曰。每服藥。不霎時。盡吐出之。併吐痰涎。
臭水。而大便不少通。苦楚不可言。是以病者不肯服藥。
雖百方勸之。不聽。無可奈何。診之。精神稍復。心下稍軟。

腹滿亦減。而臍旁見一塊。大如拳。乃徐喻以治法矣。病
者默然不答。余歎息而歸。於是親媿聚會。交說利害。病
者漸服其言。走使請謝。予因督之以勿懼。瞑眩。復與大
承氣湯。下黑便。臭穢。日三四行。服十餘日。腹滿凝結十
減八九。屈伸轉側。略如意。病者大喜。於是作桂枝加苓
朮附湯。交用之。二月餘。腹症全愈。乃代大承氣湯。以七
寶承氣丸。七寶丸二分。養氣丸一錢。合用。諸症日漸向治。服三月餘。起
步。不待扶持。後余過其家。家人喜曰。籍先生庇蔭。篤患
一朝而除。步履如意。昨赴所澤矣。所澤其故鄉也。

壬戌夏五月東海寺鑒司和尚某患中風一醫與桂枝
加苓朮附湯兼用大柴胡湯過八九日不見著效謀治
於余余診之半身麻痺不遂口眼喎僻舌強語言蹇澁
身熱腹中結實二便不利時時大欠眠則鼻鼾甚心胸
動悸如有所苦脈大無力余把筆插病指問曰書症狀
狀之端一二字不必悉書余當意解病者神氣恍惚不
能書乃與前醫議使前醫作小續命湯及黃連解毒湯
與之大便日一二行小便快利經十餘日手足稍稍得
屈伸聲音亦漸發自是飲食日加精神隨復猶與前方

五十餘日語言起步略如常倚杖遊步寺中子院及八
月朝謁辭職退隱於春雨菴三閱月止藥和尚性愛菊
九十月之間每早侵風躡霜巡涉庭園一朝前症復作
卒倒如死狀遣使報急余往診之病狀甚於前患心神
昏塞兩便自遺余謂侍僧曰中風固為難治之病况向
此寒候而再發萬無可治之理雖然進藥餌慎着護第
子之分盡心力為治療醫人之職如此而不起方之謂
命矣皆曰不敢奉誨乃復作前二方與之晝夜連進不
懈神氣反正諸症漸退至歲末卒復故於是止湯藥用

八味丸。翌年正月未止藥。三月遊相州修善寺溫泉。精神肢體益快暢。澡浴三十餘日。以五月初旬歸云。余所療中風得全愈者。輕重無慮十數人。然再患再治者。此人一人耳。

商人某年六十餘。卒然昏倒。狀如死人。近旁醫者雜集為療。三日不甦。診之一身微熱。心下痞滿。臍中跳動。脈虛大無力。耳邊大呼不應。然有時欠咳。或右手撫搔頭面。如眠如不眠。乃作瀉心湯加辰砂。或加五分。或加七分。與之三貼。夜間前後溲二行。下後微開。如欲言者。至明日。

其言略可辨。而左身癱痿。痰涎微咳。口舌燥而渴。身熱更加。脈力稍張。因與小續命湯。兼渴大劑連進。而猶兼用瀉心湯。過三四日。心神稍慧。食糜粥。時自傍扶之。倚壁趺坐。舉家頗安。居二三日。猝發狂。揮右手。拋擲衣衾。器件。搏打着護人。其力倍平日。而飲食藥汁一切不入。晝夜不少寐。於是辭余治。延巫祝。專為禱請。而病勢益甚。踰四五日。奄然長逝。如此症者。余所希覲。蓋自癩來者也。

文魁堂彌兵衛患偏枯二年。衆治無寸效。來請治。余診

之把持起立俱廢。心氣懵懂。言語蹇澁。每仰卧時。股脚筋惕振掉。脚不着席。其狀驚人。暫焉乃定。腹裏攣引。自左脇下。連膏肓拘急。手足麻痺。余云。病已痼。藥非長服。不見效。勿得倦怠。乃與桂枝加苓朮湯。日四貼。每夜服七寶養氣丸一貼。以視其動靜。服二月餘。攣痛少覺。緩。兩股陰囊發痒。自云。壯年嘗苦陰癰。老來自然如忘。不圖今又如此。余曰。此長服朮附七寶。伏毒發動所致。尤為佳兆。因轉葛根加朮附湯。服一月餘。然陰癰不增。痒股振掉如故。因轉烏頭湯。半月之後。少得起步。病

者大喜。努力服藥。諸症漸退。曳杖遊步。近隣。執大筆作字。回腕畧如意。自此漸次快復。一年之後。行步不待人。霍亂之為病。急速暴劇。勢如風雨。有轉瞬間便脫者。故攝護治療為尤難。萬延戊午夏秋間。霍亂流行。醫人皆不諳治法。死者如麻。棺柩相接。余療數百人。拮据鞅掌。晝夜無間。是以不能載之筆。每以為憾。元治甲子。以突肥之間。論列其病源脈証并治法。撰霍亂治略一篇。以貽子弟。雖免園冊子。亦足以知其概焉。傷寒直解曰。霍亂者。不從表入。不涉形層。大邪從口鼻

而入直中於內為病最急。逆按霍亂重症洵難治。於霍亂治略略論其治法。乾霍亂尤為難治。速可以芫蒂散或塩湯或紫圓備急圓五分一錢吐下之。其不得吐下者。以胃中壅塞樂氣不運也。炒食塩頻頻慰心下脇腹胃氣宜達必為吐下。若嘔氣甚一切不能服藥者必死。傷食症胸腹暴痛者。不問腹滿與否。先用備急圓或紫圓五分一錢則必吐下。腹痛即和。若不吐不下。腹痛不止者。與吳茱萸湯即吐。吐即必下。然後隨救餘症。其瘳甚速。其措置詳于類聚方廣義中。

永樂屋多七婦。妊娠七八月。一身腫滿。麻痺不知痛癢。未彌月免身。續患霍亂。水瀉如傾。不知其度。腫滿頓消。而頭痛脈浮弱。身熱煩躁。渴飲無度。水藥俱吐。乞診。余與之五苓散。服數貼。下利雖止。而小便不便利。煩憤躁擾。渴飲不止。胸中痞塞。頻吐涎沫。聞食臭則嘔。因轉竹葉石膏湯數服。日諸症漸退。而復發。浮腫酸痺。小便不利。腹拘急而痛。乃投當歸芍藥散煎湯。兼用消塊丸。二便快利。諸症隨退。前後月餘。復故。飲食者。人之所資以生也。故曰民之司命。然縱欲任情。

雜啜濫啖無節度則醞釀疾病戕賊性命故聖人深慎之如周官食醫所掌膳夫所守可以見矣觀魯論所記孔夫子之於飲食何其嚴也獨聖人釋氏亦嚴儆戒之金光明最勝王經除病品曰調息於飲食入腹令消散衆病則不生節氣若變改四大有推資此時無藥資必生於病苦又淨心誠觀曰四百四種病以宿食為根本又唐僧義淨南海寄歸傳曰凡四大之有病生者或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且便餐或且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擊世之好養小

體者可不猛省乎按以傷食直為霍亂者隋唐以降之謬耳霍亂病見于傷寒論始不與飲食相涉其說詳于拙著霍亂治略中

小山幸助患霍亂吐下如傾來告急脈微弱身疼四肢厥逆轉筋小便不利微熱渴飲無度水每入則吐曰荊妻喪事未畢僕又遇此危急孤兒尚在襁褓僕若繼斃奈此兒何請先生垂憐是其婦前日嬰霍亂嘔吐下利無熱無渴厥冷煩躁脈微小便不利余與茯苓四逆湯奄然而逝幸助繼病所以有此言也余嚴禁湯水菓實

投以大劑五苓散。從薄晚至曉服盡六貼。詰朝復診之。吐下已斷。小便從利。厥冷隨回。脈洪大內熱發越。熏灼于支體。大渴引飲。口舌乾燥而煩。手足躁擾。發揭衣被。因投白虎加人參湯。一貼重十五錢。一晝夜服九貼。諸症少退。仍投前方。但斟酌藥量用度。不日復常。

古者中暑稱暍。中寒稱凍。傷寒論曰。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至後代唯稱中暑中熱。而暍之名遂微。况凍字。按大戴禮保傳篇曰。暑而渴。寒而嗽。標注曰。渴一作暍。又千乘篇曰。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

曰

事不及凍。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春秋繁露基義篇曰。天之氣。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暍誤作渴。淮南子說山訓曰。凍者假兼衣於春。而暍者望風冷於秋。又曰。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欲救之。反為惡也。人間訓。又有此語。而明暍誤作渴。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帝王世紀曰。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石扇之。皆可以證矣。

傷寒論太陽篇曰。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說者云。行發汗法也。非也。逸按。行即用也。金匱婦人雜病篇曰。

審脈陰陽虛實。行其鍼藥。墨子非攻篇亦有行藥之語。又論衡定賢篇曰。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又曰。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治期篇曰。良醫能行其鍼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行字義明白。

大陰篇曰。本大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辨不可下。篇曰。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也。設脈浮革。因爾腹鳴者。因爾之語。它書無所見。唯顏氏家訓治家篇曰。齊吏部侍郎房文烈。遣婢糴米。因爾逃竄。風操篇

曰。吳郡張建女。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曰。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歸心篇曰。命左右宰牛。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把搔隱疹。因爾成癩。按爾然也。因爾猶曰。因是也。

傷寒論辨正。謂爾與而通者。不知何據。疑襲仲景全書之謬耳。傷寒論集成纏繞為說。亦益謬矣。

楊子方言曰。凡飲藥傳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癩。癩。每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癩。癩。皆辛。音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眠。眩亦。今自關而西。謂之毒。癩痛也。又曰。恨。

音
衰。慙。音頓。慙。昏也。謂迷楚楊謂之悵。或謂之慙。江湘之
間。謂之頓。慙。頓。慙。猶。或謂之慙。慙。丁第一。南楚飲毒藥
毒而不發。謂之慙。慙。慙。慙。逸。按。慙。慙。有。二。義。奈。女。者。
婆。曰。悲。感。慙。慙。又。唐。詩。有。慙。慙。曲。此。愁。慙。之。義。也。如。夫。
傷。寒。慙。慙。症。心。胸。熱。惱。所。致。謂。苦。悶。甚。也。成。無。已。曰。慙。
懷。俗。謂。骨。突。蓋。心。中。憤。悶。不。可。名。狀。之。義。也。劉。完。素。曰。
慙。懷。者。煩。心。熱。躁。悶。亂。不。寧。也。此。與。服。藥。而。眠。眩。者。狀。
態。自。異。不。得。因。郭。注。認。慙。懷。為。慙。矣。

病之已謂之愈。方言曰。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
言有或謂之知。知。通語也。或謂之慧。或謂之僚。慧僚皆
間隙或謂之瘳。或謂之蠲。蠲。亦。或謂之除。逸。按。雖。同。云。愈。義。
各不同。差。間。病。未。全。愈。也。知。服。藥。覺。暝。眩。也。慧。僚。謂。病。
祛。氣。色。爽。然。金。匱。要。略。曰。目。睛。慧。了。孟。子。曰。胸。中。正。則。
眸子瞭焉。僚。了。瞭。音。義。同。瘳。蠲。除。皆。全。愈。也。又。按。已。戈。
音。切。音。紙。退。也。止。也。畢。也。故。與。愈。同。義。
素問藏氣法時論曰。五穀為養。五菓為助。五畜為益。五
菜為充。王注曰。五穀。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五畜。牛。

羊豕犬鷄也。五菓，桃李杏栗棗也。五菜，葵藿薤葱韭也。按五穀之目，周禮天官疾醫條禮記月令鄭注並曰黍稷麻麥豆。孟子趙注為黍稷菽麥稻。楚辭王注為稻稷麥豆麻。逸按黍稷稻粱麥五種，雖形狀小異，而同抽穗結實，其子穀亦略相類，如麻菽不特不抽穗，莖葉花實與黍稷絕不同形。三說未知是否，書以俟後攷。

史記扁鵲傳八減之齊，注無明解。或曰減鹹通鹹，味八物和而煮之，以慰病所也。逸按呂覽本味篇曰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高誘曰皆

得其中適也。鹹鹹同，減集韻下斬切音謙，字典古斬切音驗。李時珍本草綱目鹵鹹條曰鹹音有二，音咸者潤下之味，音減者鹽土之名。後人作鹵作醃，是矣。合而考之，減者鹹味過甚也，或者之說亦有所由矣。

日本現在書目錄一卷，陸奧守兼上野權公藤原朝臣佐世撰。塙忠保收入群書類聚中，嘉永辛亥刊行。卷末曰右現在書目一卷，縮臨大和國寶生寺所傳之本。入彫蓋亦七八百年前之物，蝕蝕數字，餘亦多可疑者。然一從原文，不敢妄改，從疑以傳疑之義也。目中載張仲

景方九卷乃知長沙之書早傳于此按隋書經籍志唐藝文志共云張仲景方十五卷書目所載或此唯卷數不同為可疑耳

藥量之於治療所關甚大是以仲景氏之用藥劑有大小服有多少用有疏數銖兩勺合不苟也桂枝湯條曰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夫桂枝湯證病之輕易者也而其言猶如此至病之重劇者與藥之峻猛者其用度弛張操縱在醫之方寸而死生治不治

係焉尤不可不用心也詳檢論中調胃承氣湯曰少少溫服大青龍湯曰一服汗者停後服小承氣湯曰若更衣者勿服又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大承湯氣曰得下餘勿服抵當湯曰不下更服抵當丸曰晡時當下血不下者更服四逆湯曰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兩大陷胸湯曰得快利止後服大陷胸丸曰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瓜蒂散曰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十棗湯曰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桔梗白散曰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其他如木附湯甘草附子湯烏頭桂枝湯烏頭湯麻仁丸括萎瞿麥丸天雄散逐條告示。諄諄弗措。夫審脈證以處方。方能命中。無投不効。然疾有緩急劇易之殊。人有強弱虛實之異。則藥亦不可無大小多少之權也。古人曰去病無如盡。若得發汗吐下。邪毒未全除。死灰再燃。或有至不可制。如此豈可遽止後服。但病毒雖深劇。而精氣衰脫者。鄭重顧慮。要應斟酌。不可一概論也。

徐大椿傷寒類方小柴胡湯下曰。此湯除大棗共二十

八兩。校今秤亦五兩六錢零。雖分三服。已為重劑。蓋少陽分於兩陽之間。須兼顧三經。故藥不宜輕。去滓再煎。煮此方乃和解之劑。再煎則藥性和合。能使經氣相融。不往來出入。古聖不但用藥之妙。其煎法亦有精義。按東洞先生據漢半兩錢以漢一兩約略為今二錢。以此較之小柴胡湯一劑。通計二十九兩。為今秤五十八錢。大略為邦人所用二十貼也。明秤以十錢為一兩。則徐氏謂五兩六錢零者。有少差耳。其言分為三服。已為重劑者。洵是。又按錢潢傷寒溯源集大陷胸湯條曰。大黃

六兩。漢之六兩即宋之一兩六錢二分。李瀕湖曰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約即今之一甌也。每服約大黃五錢外。結胸惡証理亦宜然。未為大過。況快利止後服乎。據此說則漢之一兩宋之二錢七分也。如桂枝湯方五味通計十四兩為三十七錢八分也。水七升為一升七合五勺。除生姜外為二十九錢八分。約略當今之十貼。一貼之藥用水一合七勺餘音。煮取七勺餘音。如此則藥量水率極為允當。然今日三服之藥尚不當仲景一服。所以不見著効也。

顧炎武曰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則其効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為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

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為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為。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余謂好姑息，安因循，人之常情。及病已深，非不自憂，亦怯俊劑，不肯用之。醫利苞糶，且持以調停之說，日復一日，終至不可為。古今之同慨也。

謝在枕曰：古之醫，皆以鍼石灸艾為先。藥餌次之。今則灸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證。鍼者百無一焉。石則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問聞切為要。今則一意切診，貴

人婦女望問絕不講矣。夫病非一證，攻非一端。如臨敵而陳，機會倖變，而區區杖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脈，亦已踈。况藥性未必遍詣，但據本草之陳言，脈候未必細別。徒習弦澁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其議論切實，足以愧死賸賸之徒矣。但曰鍼石灸艾為先，藥餌次之者，習見素樞難經等云爾。治法之於疾疢，各有所宜，豈必以鍼灸為先乎。

蘓東坡墨寶堂記曰：蜀諺曰：學書者紙費，學匠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術，而

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蘓公此言。蓋為規好名之士而發耳。然為醫者。亦不可不猛省也。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旨哉言也。如吾方術亦然。惟人不會斯理耳。

輟耕錄載。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

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非人之所可及者。逸按。西域聞見錄曰。溫都斯坦亦西域回國之大者也。大黃尤為至寶。以黃金數十倍兌換。蓋其地之一切疾病。瘡瘍。得大黃即愈。百不失一。貴客來。及大筵宴。皆以大黃代茶。若經年不服大黃。則必死。故雖貧若小回。必有一半兩大黃。囊繫胸前。古語而鼻。溫都斯坦。即職方外記所謂莫卧爾。海國圖識小白頭回國是也。今屬英。英。市于清國。以茶葉大黃為主貨。亦見于海國圖識。

朱子與劉子澄書曰。如今是大承氣湯症。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宋南渡以來。政多姑息。紀綱不振。方此之時。周必大執政。其人雖賢。優和醇謹。不能改弦易轍。孝宗恢復之志。竟不能達。朱子此語。可謂對症發藥矣。陸象山在教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象山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其言如反朱子。而其意則不甚相遠。見于鐵研餘滴。蓋治國療病。雖大小不同。其理則全相同。若晤此意。則於治療之法。思過半矣。

醫之品目。見于古書者。賢醫見于韓詩外傳。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見于周禮天官。良醫見于左氏傳昭公元年。癰疽見于孟子萬章上篇。上醫醫官見于晉語。帶下醫。小兒醫。耳目痺醫。良工。拙者。大醫見于史記扁鵲傳。侍醫見于倉公傳。麤工見于素問移精變氣論。凡醫見于傷寒論序。舊醫拙醫見于歇冠子世賢篇。衆醫神醫見于列子力命篇。乳醫見于前漢書霍光傳。中醫見于藝文志。牛醫女醫見于後漢書黃憲傳。淳于衍傳。許皇后傳。窮醫見于塩鐵論大論篇。醫人見于論衡幸偶

篇。恒醫見于恢國篇。科品逐代增多。輟耕錄載十三科。東涯先生檢出四十餘品。見于名物六帖。凡稱時醫名醫者。率斗筭之人。其心術學識。固不足論。特以僥倖之功。得寵於權貴。以佞媚之術。取賺於富豪。名聲既隆。利亦從聚。以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殺人如麻。傲然自稱國手。天道贖贖。真可怪矣。然是非獨其罪。亦用之者之過也。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

從前教宰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追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此在文公一時之失耳。世乃有信其妄誕。終身匪回者。噫。

宋名臣言行錄載。高宗朝有辛醫王繼先。帖寵于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廷。未有敢搖之者。杜莘老時為臺諫。疏數十罪。安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為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皆寶藉以千萬計。天下稱善。余所聞見。亦有略似之者。數

人皆醫術拙劣。特以佞媚狐惑其主。寵榮幾二十年。貨財不貲。寵有市廛數十。一旦蒙譴。或幽閉。或謫戍。家產蕩散。為世所戮辱。幸醫之可惡。彼此一轍。可為浩歎。亦可發大噓。

井觀醫言卷上終



